



吴芳吉参与创办重庆大学

重庆大学最早位于菜园坝

□吴红英

江津往事 寻踪
主办单位：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

走进闻名遐迩的江津黑石山风景区，在浓荫匝地的九曲池畔，有一座“白屋诗人之墓”。墓旁的黑石上镌刻的诗词引人注目，这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给未曾谋面的“白屋诗人”吴芳吉撰写的谒墓诗。冯玉祥在诗中写道：“我走坟前，诚恳来祭奠。好朋友，未见面。彼此永远记心间……”这首诗是吴芳吉逝世12年后，冯玉祥首次来江津时所写。英年早逝的吴芳吉与冯玉祥并未相识相交，为何能得此赞赏？

学的优势……刘湘终于决定解决资金、并出任重大校长。校址选在菜园坝杨家花园，占地十几亩，古木参天，绿荫掩映。新办的大学急需有名望的教师，吴芳吉于1930年辞职成都大学，应聘重庆大学副教授兼文预科主任。

才华横溢的“磨血教育家”

吴芳吉(1896~1932年)，重庆江津人，民国初年著名诗人、教育家。有《白屋先生遗书》《吴芳吉集》《吴芳吉全集》等著作。1919年，他写下《婉容词》《两父女》在上海新群刊发后在全国广为传诵，被编入中小学课本，其才华灿烂夺目，代表作《婉容词》被誉为“几可与《孔雀东南飞》媲美”的传世之作。

吴芳吉不仅才华横溢，更是呕心沥血的“磨血教育家”。他早年肄业于清华学校，先后任教于中国公学、明德学校、西北大学、东北大学、成都大学，并参与创办重庆大学，任文预科主任。

“三日不书民疾苦，文章辜负苍生多”，这是“白屋诗人”吴芳吉的创作原则，也是他的人生态度。

吴芳吉十岁就读聚奎学堂，十三岁时，因一篇1400余字的课堂作文《读外交失败史书后》轰动县内外，被誉为神童。其老师、同盟会会员萧湘在批文中写道：“以诗论文，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严。何物神童……咄咄怪才！”

1911年，吴芳吉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园游美肄业馆(清华大学前身)。入学后，一川籍学生被外籍教师所辱，激起全校学生公愤，吴芳吉被推为四川代表向学校抗议。随后，因其不愿写一纸悔过书而被学校开除。他说“替人代致不平无过可悔”，义无反顾地维护了人格和民族尊严，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。

1926年，他在西北大学任教时，因军阀混战被围困城中8个月。彼时，城内每天饿死者五百人以上，随着围城时间延长，冻饿而死的人越来越多，有时一天竟达上千人。西北大学也同样缺粮，师生开始杀马煮草、掘鼠捕雀而食。幸好吴芳吉在西安城内的朋友们千方百计以粮食相济。这时，吴芳吉如将所得粮食独享，足可支撑数月，但他将粮食全部拿来与学友共享。

创办重大，校址位于菜园坝

1929年，吴芳吉与重庆籍教授一起创办了重庆大学，并任文科系主任。

走进重庆大学中心花园，在绿树掩映的钟塔旁，矗立一面理念墙，黑色石碑上刻有“研究学术，造就人才，佑起乡邦，振导社会”十六个鎏金大字，下方还撰有“人类之文野，国家之理乱，悉以人才为其主要之因。必人才日出，然后事业日新，然后生机永畅。世界所以进化无疆，国家所以长存不敝，胥赖于此。”

在学校的老办公楼前，有一块浅黄石碑的宣言牌，也刻有“研究学术，造就人才，佑起乡邦，振导社会”十六个字；在文字斋门厅，我们又一次看见这十六个字。

校园里重复出现的十六个字，就是重庆大学的办学宗旨。这是90多年前，重庆大学主要创始人、爱国诗人吴芳吉在《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》中提出的办学理念，而石碑下面的文字，是吴芳吉在《重庆大学成立宣言》中写下的办学目的及深远意义。

1927年，受校长张澜的多次函邀，吴芳吉任国立成都大学(四川大学前身)中文系教授，开始了他在川大为时三年多的岁月：先生思想新潮、成绩卓著；先生有胆有识、呕心沥血，成为川大名师列昭校史。

在成都时，吴芳吉深感四川地域广阔，而高等学府太少，便与几位川东籍教授讨论应在重庆办一所大学，川西、川东遥相呼应，以实现教育救国之宏图大计。1928年，吴芳吉续聘成都大学，几位教授又提及在重庆创办大学。大家商定由吴芳吉拟《筹备宣言》。

吴芳吉深思熟虑，撰写了《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》：筹设重庆大学之提议，早在民国十五年。同人念兹在兹，所以一日未尝忘者，以西南交通散便之城，文化输入当首其冲，货殖素号股邦，冠盖夸于列郡，当有完备弘深大学一所，以研究学术，造就人才，佑起乡邦，振导社会。此盖全川教育发展应有之进程，与吾七千万人最低之需要，不仅一时一隅之计而已……总之，重庆大学之应成立……已届时机，非属梦想……谨此宣言，统希明鉴。

《宣言》立论精辟深刻，提出了教育方针、深远意义等，并同时驳斥了不同意办学的谬说。

1929年暑假，吴芳吉回到重庆同吕子方等人一起为创办重庆大学奔忙不息。当时，重庆市市长为军阀刘湘。吴芳吉多次打报告：陈述办大学的深远意义，强调造就人才的重要性，分析创办大



吴芳吉

诗人亦人师，诗师两绝伦

在重庆大学，吴芳吉深受学生们欢迎。

学生杨明照(四川大学终身教授、中文系主任)这样追忆先生：“1931年，我读二年级，是芳吉先生上文学概论课，先生博学多识，经常在黑板上板书《文心雕龙》的段落，书法典雅、绘声绘色。从这时起，我便与《文心雕龙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”先生的预言让杨明照心中一亮，从此他开始攻读《文心雕龙》。多年后，其著作《文心雕龙校注》成为学术生涯的奠基之作，被誉为“龙学泰斗”。

杨明照总结先生的教学：“循循善诱，示我周行。身教言教，毕生难忘。”

杨德光在《怀念白屋诗人》中讲道：“我入读重庆大学时，先生亲自上语文课。他选讲的课文多是中古时期的诗文，他对曹氏三父子和陶渊明的诗文都很欣赏。他所取的是屈原的忠爱，陶渊明的恬淡，杜甫的忧国忧民，丘逢甲的民族精神……诗人的言行影响着我的一生。”

时光荏苒，树影婆娑。2005年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参观重大校史馆，他赞扬十六字办学宗旨很有内涵，很有现实意义，符合现代的办学理念，凸显了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。

2011年3月18日，重庆大学成立“吴芳吉研究会”。重大研究会秘书长袁洪福教授说：“近百年来，在全国所有大学中，唯独重庆大学的办学宗旨创始至今从没有变更过，一直沿用芳吉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。先生为桑梓造福、高瞻远瞩的办学理念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1930年，吴芳吉先生撰写的《大学日记》，记录了重庆大学的筹办过程。在这期间，先生住在校园中，周六晚饭后，吴芳吉常带着孩子去珊瑚坝散步，也常和友人谈古论今。在那个凄风苦雨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先生在重庆大学度过了一段难能可贵的温暖时光。

1931年，应江津县县长邀请，吴芳吉辞去重庆大学的职务(每月240元薪俸)，返回江津中学任校长(每月80元薪俸)。在江津中学，他励精图治，以身试教，高薪聘请外地优秀教师任教，特聘重大外籍教授来校讲学。江津中学很快跃升为一流中学，校长潜移默化影响的嘉言懿行影响深远。

星移斗转。1996年，江津市政府举办“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纪念会”，出版《白屋诗选》，随后成都、重庆相继成立吴芳吉研究会，旨在收集、整理、挖掘、传承、宣传吴芳吉诗文及先进的教育理念。

他的教育理念仍熠熠生辉

几十年过去，在重大校园，依然到处可以找见吴芳吉的身影。碧波荡漾的民主湖畔，古色古香的碧柳亭杨柳依依、绿影摇红……名人园的吴芳吉塑像，碑身刻有：吴芳吉，著名爱国诗人，建校初期曾任我校文预科主任。他在诗歌创作上独树一帜，所作《婉容词》《护国岩词》在30、40年代风靡全国。

长长的校史墙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浮雕，讲述了重庆大学从建立到20世纪末的漫漫征程。第一幅浮雕是创校初期的六位教授，戴着博士帽的吴芳吉位立其中。校史馆中，珍藏着吴芳吉及吕子方、沈懋德的照片及先生撰写的《重庆大学宣言书》手迹图片。

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90多年过去了，诗人的教育理念与诗教理想，依然在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枝独秀、熠熠生辉。漫步在书声琅琅的校园，我们极目远眺，仿佛看见风度翩翩的先生，正微笑着俯视美丽的家园和阳光灿烂的学子们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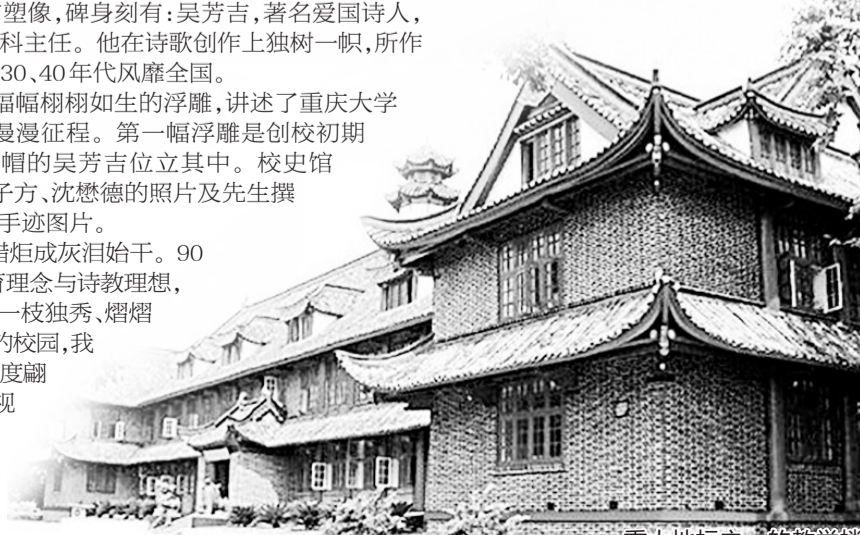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吴芳吉塑像



重庆大学标志性建筑工学院楼



重大地标之一的教学楼